



## 乌云的金边

◎朱朱

《上海的金枝玉叶》是陈丹燕上海三部曲中的一部杰作,以一个女性的视角,通过一个退休证串联起一个人的一生。在她的作品中,旗袍、照片这些物件不仅凝结了人物的命运,更是时代的映照。因为是回忆,所以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叙述里,保持着特有的渗透力,也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觉得她笔下的人物戴西,颠沛起伏的一生没有理想中传奇人物的反转和崛起而备感失望,但读到最后又有一种令人珍惜的力量被悄悄地唤醒。

戴西又名郭婉莹,是老上海著名的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四小姐,出生在阳光灿烂的澳洲,后随家人来到上海,曾经锦衣玉食,应有尽有。时代变迁,她经历了丧偶、劳改、洗公厕受辱等一系列煎熬,但30多年来始终保持着优雅美丽和乐观,保持着自尊和骄傲,仿佛是吹不败的劲草、摧不残的花朵。

翻开本书之前,我期待的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故事。一个人之所以被那么多人铭记甚至被名家书写,一定是对社会有所成就或是创造出警醒后人的理论,没想到开篇几章并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孤独的沉思,一个名门闺秀不满家中的婚配也谈不上特别高尚,追求恋爱的自由搁在现在真是再普通平常不过的了。

许多作家的出色之处并不是开场就有先声夺人的锣鼓,陈丹燕就这样不紧不慢、平铺直叙地讲述着,一点点为我们描绘着戴西的生活。到第十章才慢慢显露出生活的惊险,且对惊险的描述把控得很稳健,这本身就是写作一大胜利。试想,一个人在耳边吹起响亮的喇叭,和不动声色在内心掀起巨大的震撼,当然是后者来得更高明。

每当读者觉得戴西面对深渊和罪恶应该胆战心惊或是愤懑怨怒的时候,作者的描述是这样的:“戴西扬起她白发苍苍的头颅,好像她在照片里习惯的姿势那样,脸上出现了一种微笑,一种可以抵抗或者遮挡一切的微笑,铜墙铁壁般的微笑。……她轻轻遮住了所谓复杂的一切,她不想多说什么。”一下子就把我们引向了另一边,仿佛让人看到了一大片嫩绿的草地而感到心旷神怡。

“这是一张微妙的混合哀痛和幸福、不甘与庆幸的合影。要是你长时间地看着这张照片,在心里就好像能听见胡桃夹子正在夹碎坚果的碎裂声,清脆的碎裂声,听进去就能感到它的痛苦,然后,你才能闻到里面淡黄色果仁的芳香。”像这样穿透力极强且平稳地叙述段落在书中比比皆是,这种平静的力量比直指人心的警句还要入木三分。

要改变一个充满卑劣行径和愚蠢行为的时代是根本做不到的,忠诚的描写才是最大的尊重。每一朵乌云都镶有金边,有高贵的灵魂,才不会轻易向生活屈服。

## 绿茶画名家书房·赵衡

赵衡,1945年生,画家,作家。



**赵衡书房** 赵衡老师从小学画,科班出身,对画画热情似火,无敌勤奋,无论去哪里都要“边写边画”,速写功夫更是一流。疫情期间关在家里也没能阻止她画画,画小区里各色人等,也画自己的每日菜谱。这样的情趣实为画画之根本。



### 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 文学的第三共和国

[法]安托万·孔帕尼翁著 龚觅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描绘的是从普法战争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兰西“学者共和国”的全景图,大量史料串联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治下法德知识界的恩怨往还、史学与文学的分合、德雷福斯事件呈现出的意识形态光谱以及一干活跃在世纪之交的法国学者群像。

### 了不起的基因

尹烨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基因既是遗传物质的基本单位,也是一切生物信息的基础。本书讲解了和基因相关的17个主题,结合人文和哲学领域的观点来讲解生命科学,不仅介绍了大众关注的基因问题,还

融入了关于生命的哲思。

### 寻找自己名字的猫

[日]竹下文子著 町田尚子绘  
崔维燕译  
海豚出版社

镇上的猫都有名字,这只猫却没有。寺院的猫说:“你可以给自己起名字呀,起一个喜欢的吧。”于是这只猫一边在镇上走,一边寻找自己的名字。猫躲在长椅下等待着雨停,心中也充满了雨声……

### 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

仇春霞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围绕120余封宋代士大夫之间的往来私信,结合史料重新解读这些孤立的历史碎片,将书信中所涉的人、事、物及背后的故事巧妙地糅合成一个个完整的故事。



## 知堂的“清茶”

◎谭苦盦

1922年10月,尚在“清华读书”的梁实秋“代表清华文学社”去八道湾请周作人“到清华演讲”,相见以后,“一仆人送来两盏茶,日本式的小盖碗,七分满的淡淡清茶”。1934年7月,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和岂明先生同在一个系”,间或“在苦雨斋作过好几次的座上客”,而斋主则“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并且“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1949年6月,梁实秋赴台湾以后,也曾想起“抗战前造访知堂老人”之时“主客相对总是有清茶一盏,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还说“清茶最为风雅”。

周作人说,“我的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茶之谓清,固然是因为习常喝绿茶之故,但此“清茶一盏”,使得梁实秋萦系了近三十年,感人之深,恐怕已不限于茶之本身。正如徐志摩对周作人说,“遥想老兄安居城北,拂拭古简古笺,写三两行字,啜一碗清茶,养生适性,神仙亦不过如此,着实可羡”。

“清茶”虽然“风雅”,但周作人喝得并不算久。1931年9月,周作人新置了数枚印章,“一云苦茶庵,一云食莲花者”,由此开始“苦茶”生涯,自称“苦茶子”。惟此“莲花”非芙蕖也,乃是希腊“传说中的植物”罗托斯的译名,“食莲花者”就是“吃罗托斯而忘尘世苦辛者”,仍然“不离苦的味道”。11月,周作人将“只写了一节”即辍笔的《夜读抄》“决心再来续写”,总题改为《苦茶随笔》,“盖言吃苦茶时所写者耳”。其后又以《苦茶庵小文》为题,“抄集旧作”发表。而此时的“苦茶”还尚未大出名。

1934年1月,周作人作了两首打油诗,并在《现代》《人间世》刊载,“群公相和”,于是诗中所标榜的“且到寒斋吃苦茶”广为人知,“苦茶”成了此后周作人的代称,旁人所忆念的“清茶一盏”也就随之换作“苦茶一杯”。



## “历史由谁来写”取决于“历史有谁来看”

◎胡文辉

当后现代史学成了时尚,人人都喜欢强调平民、弱者、被压迫被殖民者的史学。

有记者诱导性地对一位史学家提问:“为什么古代史书里主要记载的是帝王将相,而缺少平民百姓的生活?”这位史学家果然顺势回答:“那些史书是写给帝王将相或帝王将相的候选人看的,是为他们总结治理国家与社会的经验教训,写史书的人一般也是帝王将相集团的一份子……平民百姓

没有话语权,他们甚至没有生活的愿望。”

我以为,传统史学确是帝王将相本位的,如今强调平民百姓的视角,有纠偏的意义,用意是不错的,只是过犹不及的话,却又容易成了一种虚伪的史学观。

平民百姓没有什么话语权,但他们也没有阅读历史的需求——他们只对“戏说历史”有兴趣!让平民百姓编写历史是不现实的,甚至让平民百姓阅读历史也是不现实的。

编写历史的必然是知识分子,而阅读历史的也仍然是知识分子,他们只是假装自己是平民百姓的代言人而已。

而且,即便史书是写给平民百姓看的,尽写他们日常生活里的鸡毛蒜皮,就对了吗?我不认为平民百姓对他们自身历史的兴趣,会高于对帝王将相历史的兴趣。

任何时代,史书都是为了它的阅读者而写的,“历史由谁来写”的问题,其实取决于“历史有谁来看”。